

L' ULTIMA LEGIONE

VALERIO MASSIMO
M A N F R E D I

末日军团



〔意大利〕曼弗雷迪 著

李婧敬 朱光宇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L' ULTIMA LEGIONE

VALERIO MASSIMO

M A N F R E D I

末日军团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5102

Valerio Massimo Manfredi
L'ULTIMA LEGIONE

© 2002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MILANO
IV EDIZIONE APRILE 2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军团/(意)曼弗雷迪(Manfredi, V. M.)著;
李婧敬,朱光宇译. -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3.7
ISBN 7-5016-0193-3

I. 末… II. ①曼…②李…③朱… III. 历史小
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2396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王景林

末日军团

Mo Ri Jun Tuan

〔意大利〕曼弗雷迪 著
李婧敬 朱光宇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f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016-0193-3/F·189

定价:24.00 元

前 言

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瓦莱里奥·马西莫·曼弗雷迪的作品《末日军团》终于要和中国读者见面了。作为本书的译者,我们对这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的出版充满了深深的期待。

这部作品成书于美国世贸大楼撞机事件之后,于二〇〇二年三月由意大利蒙达多利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该书已经印刷了四版之多,赢得了意大利国内的一致好评,在意大利各家报刊杂志的排行榜上久居首位。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非常具有可读性的通俗文学作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获得了将该小说尽快介绍给中国读者们的机会与动力。

该书的作者——米兰波各尼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兼畅销书作家——瓦莱里奥·马西莫·曼弗雷迪先生于一九四三年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农民家庭,贫寒的家境激发了他在日后工作与生活中的动力。毕业于波罗尼亚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他曾任教于米兰的天主教会、芝加哥洛由拉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还曾凭着对于古代世界地貌的深入研究,组织过多次科学考察和在意大利国内外的发掘及探险活动。这位考古学家兼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以一种介于文学和历史之间充满幻想却又严格尊重史实的风格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创作,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意大利最为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意大利少数几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作家。

在《末日军团》一书中,作者围绕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展开了一系列的联想与创作。众所周知,蔚蓝的地中海养育了繁荣的古罗马文明,与古代中国一样,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曾盛极一时,其疆域甚至曾经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北部非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认为是不朽的帝国也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命运:富足的生活里滋生着奢华与腐败;辽阔的疆域里满是众多民族的拼抢与纷争;帝国无可抗拒地从强健的青年时期走向了衰败的暮年,当其他正处在旺年的民族残酷地向它挥起屠刀时,这位垂垂老者终于无力地倒下了——公元四七六年,蛮族(古罗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称)将领奥多亚塞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的末代君王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罗马的辉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罗马文明并未从此消亡,作者正是从点点滴滴的史料和遗迹出发,展开了自由的想象,用笔下的文字创建了一个由五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战士组成的神话般的军团:他们历尽艰辛,一路保护着帝国这最后一位少年皇帝穿越了意大利和欧洲大陆,在世界边缘的一片孤荒之地上建立起崭新的文明。这样,作者在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传说中的亚瑟王朝的崛起这一段历史中创造出了一个绝妙的假设,并用现代世界的描述手法将发生在古代世界里的事件描绘得栩栩如生,使整个故事由简单的叙述逐步完善成具有电影般效果的场面展示,将一种前所未有的华丽与震撼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通过对古代帝国的细致描述以及深刻分析,作者也在对现代的世界进行着思考:引起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个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今天,侵略、移民、民族同化、统一化趋势依然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大批移民正不断拥入西方大国,如何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和谐而有序的世界?或许通过阅读这部小说,人们能在了解古罗马兴衰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和谐而有序的世界?或许通过阅读这部小说,人们能在了解古罗马兴衰的同时,对现代社会状况做出更为全面和理性的思索。倘若读者们能从其

中获得一些收益,作为译者,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曼弗雷迪至今已发表长篇历史小说达十余部,其中新近出版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亚历山大三部曲》(1998)、《意大利的凯尔特人》(1999)、《卫城:雅典的伟大史诗》(2000)和《喷火怪兽》(2002)等。

人们说翻译一部作品就好像是进行一次再创作,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将作者的原意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但是由于这部小说所涵盖的知识面极为广阔,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我们批评与指正。

译 者

二〇〇三年一月于意大利佩鲁贾

序 言

以下这些都是梅尔丁·埃姆莱斯的记忆，他是格莱瓦神圣丛林中的凯尔特^①教士。罗马人都叫他梅里杜斯·安布罗西努斯。他写下了这段回忆，希望后人不要淡忘这些事情，因为它们是惟一的历史见证。

很久以来，我已跨越了苍老的极限，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为什么我的生命能超越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平均年限而继续下来。或许死神已经将我遗忘，或许，他想再给我这最后一段短暂的时光来对我繁多而严重的罪过进行忏悔。尤其是傲慢之罪。因为，我曾经因为上帝赐予我的智慧而非常傲慢；出于自负，我曾经让有关我的智慧和洞察力的传说在人间流传，而这种洞察力似乎本应该只存在于神圣的造物主和圣人的教诲中。哦，对了，我还曾投身于一些被禁止的技艺，那些古代非基督教的祭司们丝毫不考虑给树木带来的伤害，把这些技艺都刻在了当地的树皮上。事实上，听听来自我们古代母亲的声音，听听来自自然之君的声音，听听来自叶间之风的声音，听听来自春之泉水潺潺的声音，以及当丘陵和平原在宁静的黄昏披上一层火红，以此预示着冬日临近时，来自秋之落叶

① 凯尔特人，欧洲古代民族之一，早期铁器的创始者和传播者，公元前5—3世纪该民族的分布地区进一步扩大：有一支向西渡海迁到不列颠群岛，与当地居民结合，称为“不列颠人”，其他两支分别向西班牙地区和意大利地区迁徙。

的沙沙声,这都是些不错的事情。

雪。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给那些环绕着寂静河谷和荒僻之塔的山丘披上了洁白的斗篷。这就是所谓永远和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灵魂的双眼看见的景象?果真如此,死亡将变得甜蜜,而通往墓地的旅程也将妙趣横生。

时光飞逝啊!从那些充满血和仇恨、充满着动荡不安的日子算起,从那些冲突算起,从那个我曾深信足以持续千秋万代却亲见它轰然倒塌的濒死的世界开始抽搐之时算起,多少时日过去了。而今,在我即将走完最后一步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责任。这个世界正在死去,但命运却将那枯树上最后一朵花儿移植到这片遥远的土地上,并使它生根发芽,而我的责任就在于把这段死而复生的历史传下去。我不知道死神是否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也不知道我这颗苍老的心灵能否承受这些感觉的复活,它们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我的心灵尚为年轻时就曾因它们而遭受折磨。但我不会因为这项事业的浩大而退缩。我能感到记忆像卡尔维齐亚礁石之间的潮水一般向我涌来,我能感到,那些遥远的、如退色的浮雕一般似曾消失的记忆,此时此刻都回到了我的脑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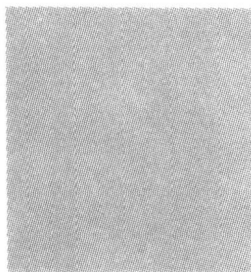
我曾经以为,只要我拿起笔,开始从千头万绪中寻找那些印记,就足以重现那段历史,从而让它像在春雪消融时的河流一样在草原上奔流。然而我错了。记忆是如此的纷乱,而我是如此激动以致喉咙哽咽,手,终于无力地落在洁白的稿纸上。我应该首先唤回那些画面,重新将力量赋予那些色彩、那些生命,和那些因为时空的距离而逐渐减弱的声音。我还要重现我本人没有看见的场景,就像剧作家通过他的作品来展现他未曾经历过的场面一样。

雪,飘在卡尔维齐亚的山丘上,万籁俱寂,一片洁白,白日里最后一缕光线渐渐地熄灭了。

致 谢

在《末日军团》一书交付出版的时候，我要衷心地感谢卡尔罗·卡莱伊和彼得·雷德两位。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的构思才由简单的叙述逐步完善成具有电影般效果的场面展示，他们宝贵的帮助无疑大大地丰富了这段历史。

第一部



第一章

公元四七六年,古罗马历一二二九年

德尔托那,新无敌军团的营地

月光渐渐穿透笼罩山谷的厚厚云层,郁郁葱葱的柏树像哨兵一样笔直地挺立在山脊上。在已收割完的田地的边缘,闪现出一束荆棘的影子。这影子像梦一样迅速地弥散开来。此刻,远处一家农舍里的雄鸡报晓了,宣告着一个灰暗的日子的来临,报晓声渐渐消逝,如同淹没在浓雾里。在那雾中,隐约传来了人们的交谈声。

“好冷啊。”

“空气也那么潮湿。”

“起雾了,我还从没有见过那么浓的雾呢。”

“唉,军粮还没有送来。”

“我们可能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

“连暖身子的酒都没有。”

“我们都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

“我不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皇帝几乎年年都换,蛮族人霸占了所有的统帅职位。现在又出了一件最荒唐的事情:罗慕路斯·奥古斯都^①,一个十三岁的小毛孩,他居然继承了王位。他甚至连

^①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的末代君王。

权杖都扶不住，又怎么去执掌全世界，至少是西方世界的命运呢？不，说真的，我不干了，我要走了。一有机会我就会离开军队，到一个小岛上去放羊或种一小片地什么的，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轻风乍起，从浓雾中划开一道缺口，一撮士兵聚集在火盆周围，正等着站完最后一班岗。鲁菲奥·瓦特雷诺，萨贡托^①的西班牙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警卫队的司令官。他转向一名一直都沉默不语的同伴：

“你说呢，奥雷利奥？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呢？”

奥雷利奥用刀尖翻动着火炭，火苗高高地蹿了起来，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乳白色的烟雾中卷起了一阵旋风。

“我一直都在当兵，一直在军队里服役，除了这个，我还能干什么呢？”

谁都没有说话。大家都面面相觑，一阵迷茫和一种无法名状的苦痛涌上心头。

“别问了。”安东尼奥说，他是一个老士官，“他不会离开军队的，他一直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入伍前是干什么的，可能连以前呆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了，是不是，奥雷利奥？”

奥雷利奥没有回答，但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他的目光里流露出些许忧郁的神色。

“奥雷利奥一定是在思考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瓦特雷诺评论说，“局面又失去控制了，据我所知，奥多亚塞^②统帅的蛮族军队已经叛乱并且袭击了帕维亚^③。奥雷斯底^④，也就是皇帝的父亲，就曾在那儿被困了一段时间。现在奥雷斯底已经撤到了皮亚

① 萨贡托，西班牙城市。

② 奥多亚塞，原为日耳曼武士，后成为意大利第一个蛮族国王。

③ 帕维亚，意大利北部城市。

④ 奥雷斯底，内波斯皇帝在位时的地方长官，后来将内波斯皇帝废黜。

琴察^①，就指望着我们来击退蛮族，护住他儿子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那摇摇欲坠的皇冠了。我不知道行不行，如果你们问我怎么看，甚至连我也不愿意相信，要知道那些蛮族人足足有我们的三倍那么多，而且……”

“什么声音？你们听到了吗？”一个最靠近栅栏的士兵突然打断了瓦特雷诺。

“是营地那头传来的吧，”瓦特雷诺一边回答一边转头巡视半荒的营地，帐篷上已覆盖了一层白霜，“夜班结束了，该换岗了。”

“不对！”奥雷利奥反驳道，“是从外头传来的，是马蹄声！”

“是骑兵。”卡尼迪奥补充道。他是一个阿雷拉特军人。

“蛮族人……”安东尼奥下了结论，“我可不喜欢他们。”

就在这时，只见一队骑兵从浓雾中冲出，沿着一条从山岭通往营地的白色窄道疾驰而来。他们骑着身披铠甲的骏马，头上盖着带铁球和羽毛装饰的圆锥形头盔，披着黑色的斗篷，系着深色的粗羊毛防护带，体侧佩挂着长刀，金色或红色的长发在雾气中飞扬。由于大雾和遥远的距离，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地狱里逃脱的恶魔。

奥雷利奥将头探出栅栏，观察着那些越来越接近的人马，说：“他们是皇家军队的赫鲁利^②和西里^③辅助军，是奥多亚塞的人，该死的，他们从没有带来过什么好消息。都这个时候了，事先又没有通知，他们到底要在这里干什么？我去报告司令官。”

他飞速下了楼梯，小跑着穿过营地，来到统帅的营帐。司令是马尼里奥·克劳迪亚诺，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兵。他年轻时就同埃提乌斯^④一道攻打阿提拉^⑤，此时他已经站起来了。当奥雷利奥冲

① 皮亚琴察，意大利北部城市。

②③ 均为欧洲古代民族。

④ 埃提乌斯，罗马将军、政治家，曾击退过包括匈奴人在内的多个蛮族的进攻。

⑤ 阿提拉，匈奴王，公元434—453年在位，是进攻过罗马帝国的最伟大蛮族统治者之一。

进他的营帐时，他正把剑鞘挂在自己的大腰带上。

“将军，一队赫鲁利和西里的辅助军正向我们逼近，但并没有人事先通知我们他们会来。这事看起来蹊跷。”

“我也很担心。”军官回答道，“让卫兵列队，把营地大门打开，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想怎么样。”

奥雷利奥跑回栅栏处，让瓦特雷诺安排一队弓箭手，之后他找到一队卫兵，集合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并把营门打开，与司令一块出去了。与此同时，瓦特雷诺通过口头告警，把全体军士一个一个地喊醒，没有嘈杂，也没有军号的声响。司令官戴着头盔，全副武装地出去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在他的身旁寸步不离地站着卫兵科尔内利奥·巴蒂亚托，那是一个貌似黑炭、身材魁梧的埃塞俄比亚黑人。他手持一个由军械师制造的正常规格的椭圆形盾牌，用以掩护他那大得已经超乎规格的身躯，左侧挎着一把古罗马式大刀，右侧是一把锋利的蛮族斧。那一小队蛮族士兵已经近在咫尺。领头的那个人高举手臂，命令队伍停下。他一头浓密的红发从两侧垂下，编成长长的辫子，肩上披着一件用狐皮镶边的斗篷，一圈银色的小骷髅头装饰着他的头盔，看上去是一个有一定身份的人。他骑在马上，转向司令官克劳迪亚诺，从喉咙里发出一阵嘶哑的拉丁语：“贵族奥多亚塞，皇家军队的首领，命令你现在就把军队移交给我。从今以后，将由我来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他把一卷用皮带系着的羊皮纸公文扔在脚下，补充道：“这是你的离任命令，你该告老还乡了。”

奥雷利奥正准备跪下去拾起公文，司令断然阻止了他。克劳迪亚诺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他以共和国年代英雄的家庭背景而自豪，而这个蛮族人的举动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他毫无惧色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没有兴趣知道，我只服从贵族弗拉维奥·奥雷斯底的命令，他才是皇家军队的最高统帅。”

那个蛮族人转身向他的部队大喊：“抓住他！”那些人一听到命

令,就策马扬鞭,还把出鞘的大刀掷向前方。那显然是清剿的命令。

卫兵迅速做出了反应,同时,一排弓箭手在营地的斜坡上挽弓搭箭,蓄势待发。瓦特雷诺一示意,箭便离弦,百发百中,冲在最前排的骑兵几乎都中箭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剩下的人继续不要命地朝克劳迪亚诺的卫兵队冲来。巴蒂亚托像一头公牛一样以超强的力量奋力拼杀,与敌人厮打成一团。很多蛮族人从未见过黑人,于是被他吓得连连后退。只见那个埃塞俄比亚巨人将大刀砍断,把盾牌戳穿,一时间,敌人的头颅和手臂横飞,兵器四散。巴蒂亚托高喊着:“我是黑人!我恨这些长着雀斑的猪!”但他站得太靠前了,只能保护到克劳迪亚诺的左侧。奥雷利奥余光瞥到一个敌人正向司令冲来,但他的盾牌没有及时地护住,蛮族人的长矛刺进了司令的肩头。奥雷利奥大叫:“司令受伤了!司令受伤啦!”正在这时,营地大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步兵团摆开了战斗的阵势。敌军被击退了,而剩下的残兵败将则纷纷上马,仓皇逃窜。不过一会儿,他们翻过了山脚的防线,回到了他们的首领,一个叫莫莱多的西里人面前。他愤怒而鄙夷地看着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武器残破、衣衫槛楼、血肉模糊,其中领头的那个人低着头说:“他们不干,他们说不。”

莫莱多咒骂着,叫来了勤务兵,集合的号角声立刻响起,穿破了如毛巾一般包裹着这个乡村的浓雾。

司令克劳迪亚诺被小心地抬进了救护站,躺在一张小桌上。一个外科大夫正着手将长矛从他的肩头拔出。为了减小震动带来的痛苦,长矛的杆已经被锯掉了。但是铁制的矛头已经插入到锁骨以下,一不小心就会刺进肺里。在他的身旁,一名助手正在用炭火烧红一块烙铁,准备对伤口进行灼烧手术。

此刻,前方斜坡又响起了召唤声和警报声,奥雷利奥离开了救

护站，跑上楼梯，站在了瓦特雷诺身旁。他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地平线，那儿，山脚下，整条战线上黑压压的全是士兵。

“天哪！”奥雷利奥自言自语道，“……成千上万的人。”

“快回到司令那里去，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但你跟他说，我们无论如何都服从命令。”

奥雷利奥回到救护站，大夫正把矛头从那位受伤的领袖肩头拔出来。他那有着古老贵族尊容的脸庞因为疼痛而猛烈地抽搐着。奥雷利奥走近他身旁：“将军，蛮族人正在进攻，他们成千上万的人马已经包围了我们的营地，你有什么吩咐？”

大量的血从伤口喷涌而出，溅在大夫和忙于止血的助手们的脸上与手上，而另外的一个助手正拿着一块烧红的烙铁，大夫将它贴在了伤口上。克劳迪亚诺司令痛苦地呻吟着，他紧咬牙关，以免叫出声来，一股刺鼻的焦味弥漫在小小的房间里，伴随着伤口滋滋的声响，从烧红的铁块上升起了一股浓烟。

奥雷利奥仍在继续：“司令……”

克劳迪亚诺把另一只手伸给了奥雷利奥：“听着……奥多亚塞要消灭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值得他不惜一切代价铲除的障碍。我们的兵团是过去军队的残余部队，但仍是他的心腹之患。这个军团里的都是罗马人、意大利人和本土人。他知道我们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他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要赶尽杀绝。快，快到奥雷斯底那里去，告诉他我们被包围了，我们需要援助……”

“你派别人去吧，我求你了，”奥雷利奥回答，“我想留在这儿：我的朋友们都在这里。”

“别这样，听我的，只有你去才能够成功。去吧，快跑，趁我们还控制着奥鲁布里亚桥，这桥肯定是他们切断我们与皮亚琴察联系的首要目标。去吧，趁包围圈还没有合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停下来。奥雷斯底就带着他的皇帝儿子住在城外的别墅里。我们会尽力抵抗的。”